


日本名家
ikari
被故事之神眷顧的小女兒
恩田陸

高詹燦◎譯

那些絕美的、震撼的藝術品裡，
看見的竟是殘酷的謀殺……

禁じられた樂園
禁示忌の樂園

神祕的藝術家烏山響一的畫作，
總讓人有種「置身其中」的感覺。
在那灰暗的、令人窒息的影像中，
捷和律子再次體驗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
為何烏山的作品有此魔力？又或者，那些死亡的事件，與他有關？！



飛鳥的樂園

THE BIRDS OF THE
TERRACE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TERRACE
AT THE TOWER OF THE
MUSEU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禁忌的樂園／恩田陸 (Riku ONDA) 著；
高詹燦譯 - 初版 - 台北市：奇幻基地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0 (民99)
面：公分。 - (日本名家：021)
譯自：禁じられた樂園
ISBN 978-986-6712-93-7 (平裝)

861.57

98023813

KINJIRARETA RAKUEN

Copyright © 2004 by Riku On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Fantasy Foundation Publication,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6712-93-7

Printed in Taiwan.

當野物語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tokonoedit/>

奇幻基地部落格：

<http://ffoundation.pixnet.net/blog>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日本名家 heart 021
禁忌的樂園

原著書名／禁じられた樂園

作者／恩田陸 (Riku ONDA)

譯者／高詹燦

企劃選書人／楊秀真

責任編輯／楊秀真

行銷企劃／吳孟儒

業務主任／李振東

總編輯／楊秀真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8 樓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網址：www.ffoundation.com.tw

e-mail：ffoundation@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 (02)2500771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170999 · (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2:00 · 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封面設計／黃暉鵬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2010 年 (民 99) 1 月 26 日初版

售價／350 元



懷舊的魔術師，被故事之神眷顧的

日本
名家
ikari

禁己心的樂園

恩田陸
Riku ONDA 著

高詹燦
譯

平口捷因為和烏山響一修同一門課而認識他，其實不光是捷，同學院的學生們幾乎也都認識他。也許不只是同學年的學生，整所大學的學生們可能都知道烏山響一這號人物。

捷還記得自己初次見到他時，便在心中暗忖：即便不知道烏山響一，但只要看過這個男人一眼，一定會對他印象深刻。

那是新學期開始時，在階梯式的大教室裡。

數百名學生正等候教授的到來。他們像聚集在蜂巢箱四周的蜂群，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噤噤喳喳地聊個沒完。捷也和眾人一樣，和剛認識的同學熱絡地閒聊著。

但就在那一瞬間，他感覺到某個異樣的氣息。

原本他正和人聊得起勁，但不知為何，突然停止交談，轉頭朝那個方向望去。如果是教授來了，應該可以從周遭學生的反應中得知有人走進教室才對，但不過是一名學生走進教室罷了，不可能整個教室的氣氛為之驟變，更何況他也不可能感應得到。

據說人的視線範圍比一百八十度還要廣；儘管面向前方，還是能略微看到斜後方的事物。難道那時候自己就是「看到」他走進嗎？

就在捷無意間轉頭時，一名男學生映入他眼中。

起初他以為這名青年是外國留學生。為什麼會這樣，他一時也說不上來。

假設前方走來一名東方人。若要判斷對方是否為日本人，其實很難以容貌作為判斷標準，但有時能用服裝或是身上的裝扮來判斷。年紀較長者，會穿著一般日本人絕不會穿的服裝，一看便知。但年

輕人就不容易判別了。年輕人常穿的休閒服，每個國家都一樣，光看一眼無從分辨。

不過，縱使外表看起來像是標準的日本人，但只要靜靜觀察對方，便會慢慢發現「不，他不是日本人」。

舉例來說，當中最顯著的差異便是視線。日本人的視線不會鎖定對象的中心。看人的時候，感覺似看非看。望向對象周邊的事物，但目光絕不會與對方正面交會。打從一開始視線便向四方擴散。不過，有些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的視線會牢牢緊盯著對象，想從對方身上掌握些什麼。

他們的視線雖然望著日本，但視野中出現的，卻不是日本。

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也許是成長之處的景緻，但絕非我們日本人所看到的景象。他們居住地的空氣和土壤的氣味，滲進他們頭髮、指甲，以及肌膚的每一個細胞內。儘管踩在日本的柏油路上，但他們在行走的同時，仍一面撕裂故鄉的空氣、呼吸故鄉的空氣。那些走在街道上的異邦人，望著他們的手腳，感覺就像行走在不同的時空下。不，不光是看起來像，應該確實是如此。就像不管我們身在世界何處，卻依舊生活在日本的時空下一樣。

捷看到那名像是生活在不同時空裡的男子走進。

他在無意識中注視著那名男子。

身材高挑，頸項細長，烏黑長髮幾乎披肩。沒有贅肉的壯碩體格，感覺得出肌肉經過不少鍛練。若說有哪裡覺得怪異，應該是他那緩慢的步伐。看似能展現過人速度的身軀，卻踩著可用小心翼翼來形容的緩慢步履，讓人看了莫名地焦躁起來。

躡著腳走路。給人的印象，就像是他接下來另有目的，因此特地保留體力。他的模樣讓人有一種預感，彷彿體內蘊含著一股爆發力，只要「某個時刻」到來，便會以俐落的動作完美地達成任務。

一身亮綠色的襯衫和牛仔褲。穿舊了的黑色運動鞋。粗獷的運動錶，配上皺巴巴的帆布背包。捷觀察入微，驀然發現他是位五官俊秀的美男子。光俊秀還不足以形容。憑他的容貌，足以擔任頂尖雜誌的平面廣告模特兒。

爲什麼這麼簡單的事，一開始沒有察覺呢，捷如此自問。

不久他便發現，這是因爲他心生抗拒。

那面無表情、給人奇特之感的臉龐，讓人忌憚用「好帥」這句單純而又老套的形容一語帶過。這張臉讓捷心中興起一股奇妙的抗拒。

「噢，是烏山響一。他也修這門課啊。」

一旁的友人順著捷的視線望去，如此低語道。

「咦，就是他啊？」

捷一時無語，再次望向坐在前方角落的那名青年肩膀。

原來他就是烏山響一。

捷心不在焉地凝望那亮綠色的寬闊肩膀。

也許是自己想多了，感覺他的肩膀也正靜靜地抗拒周遭的人們；也許他早已習慣眾人向他投注的目光。像他這樣的名人，若不自己設下結界，充滿好奇心的世人旋即會蜂湧而上。雖然無法想像那種生活，但想必是快樂不起來吧。

捷與他的相遇就僅只這樣。應該說他們的相遇，就只是捷單方面見過他而已。

一週一次的課。

教室裡的學生大多知道烏山響一這號人物，但他總是坐在前排的座位，對周遭事物沒半點興趣，

應該不知道教室裡其他數百名學生叫什麼名字才對。

然而，儘管他表現得漠不關心，但卻散發出一股教人難以抗拒的巨星氣質。才短短數週，許多男男女女已聚集在他四周，形成一個團體，猶如受花蜜吸引而群聚的蜜蜂。儘管身處人群的核心，但仍不見他與眾人有任何親暱的舉動。正確來說，應該是他的愛慕者圍繞在他身旁，戰戰兢兢地享受他營造的氛圍。

而捷並非圍繞在烏山響一周遭的眾生之一。他並不想加入那樣的世界，也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加入。

但烏山響一卻知道平口捷的存在。

2

眼前映照出沉悶渾濁、帶有肅殺色彩的風景。

草木枯黃的平原一路綿延，河岸邊停著一輛老舊的灰色凱迪拉克。

小河對岸焦黑的工廠林立，正不斷排出灰煙。

孩童們在平原上玩耍。損毀的家電產品和垃圾散落一地。那是一座單調冷清的平原。

孩子們玩著踢石頭的遊戲。在玩得津津有味孩童當中，有個年紀特別小的金髮男孩，因為無法理解遊戲規則，所以沒能參與遊戲。

他一臉無趣，茫然望著四周。

孩子們的歡笑聲響徹雲霄，白蝶在空中翩然飛舞。

男孩發現白蝶，然後發現白蝶前方停著一輛凱迪拉克。他緩緩走向那輛凱迪拉克。

其他孩童並未察覺他往那裡走去。

男孩快步朝車子走近。

那輛車的後車廂沒有闔緊，男孩往縫隙間的暗處窺望。

什麼也看不見。

他隨手搭在後車廂的蓋子上，將它往上掀。

驀地，成群的白蝶猶如白雲般從後車廂飛竄而出。

男孩大吃一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抬頭仰望天空。

白蝶布滿天空。牠們顫抖般地振翅，輕盈地飄盪於天邊，看起來好似無數個白色斑點。

白蝶豎起翅膀。

仔細一看，翅膀上沾有斑斑血痕。

男孩對白蝶已失去興趣，他從地上爬起來，步履踉蹌地朝正在玩踢石頭的那群孩子們奔去。

攝影鏡頭往後車廂內俯看。

裡頭是一對渾身是血、已開始腐爛的男女屍體，眼神空洞地望著天空。

攝影鏡頭移開那輛車，改為映照悠然飛舞於空中的成群白蝶。

這時出現「E-Z」這三個字。接著，開始緩緩列出演員與工作人員的名字。捷靜靜注視著上頭羅列的人名。

不久，那個名字出現了。

烏山響一

「別看這種噁心的電影好不好。」

香織冷冷的聲音傳入耳中，捷猛然一怔。他急忙握住搖控，調低電視音量。捷活像是個因惡作劇而被責備的小孩，縮著身子望向打開和室拉門的姐姐。

「妳沒睡啊？」

「在想一些事情，結果睡不著。」

「哦，真是難得。」

定睛一看，香織手中端著兩杯裝有咖啡的馬克杯。

這就更難得了。姐姐打算在此久待。

香織擱下杯子，雙腳鑽進暖桌內。明明都已四月快半了，但最近卻是連日冷颼颼的天氣，還不能將暖桌收進倉庫裡。

香織隔著粉紅色鏡片的無框眼鏡，以不帶任何情感的淡色眼瞳望著電視畫面。捷感到渾身不自在。

從小，只要這位大他四歲的姐姐跟在他身邊，他就感到坐立難安。幾秒前那齣引人入勝的電影，如今已不再讓人感興趣，而是教人一刻都坐不住。

「這是恐怖電影嗎？」

香織冷冷地問道。

「嗯，算是。這部電影的美術設計，是由我們學院的一名學生負責。」

「美術設計？你不是建築學院嗎？」

「妳不知道烏山響——這個人嗎？他在國外好像比在日本國內還要有名。他從東京藝術大學休學後，到國外發展，回國後，又到我們那所大學重新修課。」

「哦。」

姐姐應該是沒聽過這個名字。她對次文化向來興趣缺缺。話說回來，她這個人從來不會有熱中某樣事物或是脫序的行為。她是那種告訴別人我明天要早起，然後便早上上床睡覺，明天一早果真準時起床的人。捷對她這種人只有一句驚嘆可以形容。從姐姐的眼光來看，像自己這種明知明天要早起，卻仍拖拖拉拉地撐到半夜才睡，隔天一早睡過頭，起床後手忙腳亂的行為，她肯定無法理解。

儘管如此向姐姐介紹烏山響——而且偏偏不是別人，而是烏山響——，捷還是感到有些空虛。自己和姐姐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雖是同樣的父母所生，但他常懷疑彼此是否真的互相了解。

姐姐是「端莊嫻淑的千金小姐」，符合世人口中的標準。

每當姐姐站在他面前，他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同時感到淡淡的哀戚。對此，他無法清楚說明——當中也包括了他從小對姐姐心存懼怕的原因。

母親是在他小六、姐姐高一那年的冬天過世。

當時他不停啜泣、日夜悲嘆，但姐姐卻只冷冷地佇立一旁。

那時應該是在告別式會場吧。姐姐穿著學校制服，靜靜地站著，像正瞪視著某個東西。她動也不動地凝望某個方向。當時姐姐的雙眼——那冷漠不帶情感的眼神是怎麼回事？捷認定那是憎恨母親的眼神，恨母親讓她成爲一名身兼母職的家庭主婦，留下這個重擔，就此離開人世。

當然了，姐姐從未顯露這樣的一面。

她總是如此完美。家事一手包辦，同時還要忙著照料捷的起居、爲父親的出差打點一切、重要節

日向親友問安、親戚間的婚喪喜慶、社區集會……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絕不拖泥帶水，在校成績也是名列前茅。鄰居和親戚們對她讚譽有加，總誇她「比我家媳婦能幹多了」。

然而，捷雖然在姐姐的照顧下享受著無微不至的生活，但卻對她的完美感到恐懼。

他至今仍記得，有一次參加遠足，打開姐姐替他做的便當時，心中感受到的那股衝擊。朋友對那豪華的便當菜色大為讚歎。簡直就像是料理店做的便當。不論是展現在蔬菜上的細緻刀工，或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菜色，都可看出姐姐前一晚不眠不休用心準備的執著。捷的朋友們誇讚不已，好生羨慕。

但捷卻覺得這個便當令他毛骨悚然。它沒有半點瑕疵可以挑剔，但上頭感受不到一絲愛意，只能感受到姐姐在便當裡滿滿地注入了「我不讓任何人挑我毛病」的意念。

以姐姐的成績，不論進哪一所大學都沒問題，但她卻選擇到基督女子學院就讀，後來任職於某家大規模的保險公司。就個性一板一眼、細心周到、行事低調的姐姐而言，這很像是她會做的選擇。

父親兩年前隻身一人前往福岡任職，如今位於松原的家裡只有他們姐弟倆。捷自從上了大學後，作息時間完全與姐姐錯開。兩人已許久未曾交談。

「捷。我想結婚。」

「咦？」

香織說話的口吻無比平淡，捷一時聽不懂她這句話的意思。那口吻好像是在問「明天要替你做便當嗎？」

「結婚？姐，妳要結婚？什麼時候？」

「今年秋天。」

「跟誰？」

「公司裡的前輩。大我五歲。」

「妳才二十三歲啊。」

「幾歲還不都一樣。」

「妳會辭去工作嗎？」

「不會。我打算買一間大樓裡的房子，所以我們會一起工作一段時間。」

捷聽得目瞪口呆。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一直覺得離自己很遙遠的現實，突然來到面前，令他驚訝不已。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這很像姐姐的作風。姐姐正一步一步地疊起自己城堡的磚瓦，毫不遲疑。她腦中的城堡完成圖已經成形。

「我已經和爸爸談過了，他說下禮拜會回來。我會帶男友回家裡，星期六你要在家喔。」
她對我做了很制式化的說明，就像在對上司報告一般。

什麼嘛，原來是爲了說這件事才來找我。

捷有點失望，同時也感到放心。她沒事不會主動和自己交談；不會爲了打發時間，或只是因爲想找人說話，而和自己聊天。

香織說完後，端著杯子站起身。

「你也早點睡吧。我問你，那個人是你朋友嗎？」

「那個人？」

「在這齣電影中負責美術設計的人。」

香織朝電視努了努下巴。電影已經播畢。

「不是。只是在課堂上會碰面，沒說過話。」
捷搖著頭，冷冷地應道。

「你最好別和他有任何瓜葛。這個人雖然看起來很厲害，但感覺是個不祥之人。」
姐姐低聲說了一句「晚安」後，便靜靜關上拉門。捷呆呆地望著拉門。

剛才姐姐說了什麼？

捷這才發現自己忘了對她說一聲「恭喜」。

3

從地鐵東西線竹橋車站走出地面後，捷一面沿著通往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的緩坡往上走，一面思索昨晚姐姐最後說的那句話。

天氣一樣不見放晴，空中滿是淡墨色的烏雲，空氣無比清冷。今年彷彿還沒見過那帶有春天味道，感覺很剛硬的藍天。

你最好別和他有任何瓜葛。他感覺是個不祥之人。

那不像姐姐平時會說的話，因為她向來不會以個人情感批評別人。

她倒也不是從不批評別人。香織心思細膩，對別人的觀察力和洞察力極為敏銳，是個生性嚴肅的人。但她很清楚，出言批評別人並非明智之舉。從沒見過她背後說某人壞話，也從未見過她對誰流露厭惡的模樣。

如今姐姐竟然說出那樣的話來，而且，就只是在電視螢幕上看了那齣電影一眼。